



沈西離曰黃伯思東觀餘論
 以世說新語後曰本題為
 世說新語段或引王敦
 沈隱之事以證世說新語
 云云也沈世說新語本
 謂世說新語不知孰更在
 案太平御覽引王敦桓溫
 謝錐諸條皆云出世說新語
 則亦而本乃作新語不作新
 語世說新語本題作世說
 見隋志云世說新語本題
 諸款云世說新語本題
 世說新語本題云云

世說新語
 卷之七

世說新語

京師圖書館有清光緒間武昌崇文書局刊本經前清國子監收藏上有印記又有
硃筆校宋本一過不知何人亦別無改識惟末頁錄舊跋一通云康熙庚子五月借將子
邁校本略加是正子邁記其後云戊戌正月得侍是樓宋本校閱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
有江原張纘跋舊為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齋序春識語上黏王履約還書一帖雖多
脫誤然紙墨絕佳未敢放翁所列原本視此何如也并抄之使餘兒知所自來老民孟公凡
一百一十字此所稱宋槧亦出於侍是樓則此猶云樣所印吳春生過錄沈寶硯所校之宋本
相合核其兩校亦多符同亦有沈校未及者亦并取之目為別一宋本云其書自上別有御謄字樣
用文學堂十八號厚排調六十一新米紙紙三十三葉各三葉寫入書中因不知名氏題曰某氏云
十一年八月三日夫家識

明本序

世說新語序目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觀已說爲
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
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渡江安石教兒機鋒
似沈滑稽又冷類人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見蓋
于時諸公割以一言半句爲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
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
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柰解人正不可
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粲粲一老出其游戲餘力尙足辦
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
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

熟可心序書本今日館本

仙家樓影印明刻嘉慶本今日明本

沈氏樓影印嘉慶本今日明本

表本

孫毓汶表本有信且丁丑年出中世
世說新語序目
沈氏樓影印嘉慶本今日明本
沈氏樓影印嘉慶本今日明本
沈氏樓影印嘉慶本今日明本
沈氏樓影印嘉慶本今日明本

清即此字又石印本
今日刻本

世說新語序目

世說新語序目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觀已說為
 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
 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渡江安石教兒機鋒
 似沈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見蓋
 于時諸公割以一言半句為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
 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
 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柰解人正不可
 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粲粲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尙足辦
 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
 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

明本序此序

授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
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敘明暢不
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
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
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
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
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
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
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
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

以靈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
晤言率遇藻裁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
時雅尚有東京蔚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
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
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褰撰

上卷

德行 九四七條

言語 九百八條

上卷

政事 九廿六條

文學 九百三條

中卷

方正 九廿七條

雜量 四十二

識鑒 二一八

中卷 下

實譽 上二一八
下二二八

品藻 八八

規箴 二二七

捷悟 七

夙惠 七

豪爽 十三

下卷 上

容止 三十九

自新 二

企羨 六

傷逝 九

棲逸 十七

賢媛 三十二

術解 十一

巧藝 十四

寵禮 六

任誕 十四

簡傲 十七

下卷 下

排調 七十五

輕詆 三十三

假譎 十四

黜免 九

儉嗇 九

汰侈 十二

忿狷 八

讒險 四

尤悔 十七

紙漏 八

惑溺 七

仇隙 八

周嬰危林卷一辨到函深公条曰孝標注多為駁胤者而清叔胤蓋唐人

此字乃神南田人自序卷末嘉平其書中述宗祚於各口亥年亦列宗祚十六年也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間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略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未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

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弇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存游到官
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
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附釋名

郭泰字林宗 亦稱有道

荀淑字季和 亦稱朗陵

蔡邕字伯喈 亦稱中郎

楊彪字文先 亦稱太尉

曹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亦稱魏武 亦稱魏公 亦稱魏

太祖

劉表字景升 亦稱荊州

劉備字玄德 亦稱豫州 亦稱先主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荀彧字文若 亦稱令君

羅願新安志曰世說敘錄考吳
引丹陽記周顧家世云父子生
停之停之生明明生仁昭今新
安太守也云云敘錄考吳不叙
何書法以此釋名之類考如
南宗世以此爲舊曰時措而考
今不傳矣

陳羣字長文 亦稱司空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曹丕 亦稱魏文帝 亦稱五官將

曹植字子建 亦稱臨淄侯

司馬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亦稱晉景王

司馬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亦稱晉文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文帝 亦稱會稽王 亦稱相王

亦稱撫軍

司馬晞 亦稱太宰 亦稱武陵王

司馬道子 亦稱太傅 亦稱會稽王

王祥字休徵 亦稱太保

王渾字玄沖 亦稱司徒 亦稱京陵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亦稱使君

何晏字平叔 亦稱尚書

鄧颺字玄茂 亦稱尚書

張華字茂先 亦稱張公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亦稱成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羊祜字叔子 亦稱太傅 亦稱羊公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冲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羲之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勖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世說新語北宋刻十行本注之完全孫叔南宋陸燦本六卷

紹興十年宣州軍州學刻梅賾俞完陸象宗卷之注亦注

明倫彙編三卷五頁

清世七年廣基田家刻公使庫本於此家刻七卷亦考

賦注黃本錄鈔他三卷九頁

嘉靖十四年山未吳即表裝嘉德中仿宋刻世說新語三卷六頁

孫林擲後海十一、五卷六頁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冲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乂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亦稱大將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阿龍 亦稱丞相 亦稱王公 亦稱冶

城公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亦稱文康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冲 亦稱汝南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尚書

庾敳字子嵩 亦稱中郎書

庾琮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雅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亦稱洗馬

周顛字伯仁 亦稱僕射 亦稱周侯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桓彝字茂倫 亦稱廷尉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亦稱太傅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亦稱丹陽

王承字安期 亦稱參軍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亦稱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亦稱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鑒字道徽 亦稱太尉 亦稱太傅 亦稱司空

謝尚字仁祖 亦稱堅后 亦稱鎮西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亦稱謝公 亦稱文靖 亦稱僕

射 亦稱侍中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亦稱中郎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亦稱宛陵

王胡之字修齡 亦稱阿齡 亦稱司州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亦稱長史

江彪字思玄 亦稱僕射

王微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叵 亦稱司空 亦稱郗公

桓溫字元子 亦稱桓公 亦稱征西 亦稱大司馬 亦稱

宣武

孫盛字安國 亦稱孫監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亦稱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稚恭 亦稱征西 亦稱小庾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亦稱揚州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亦稱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亦稱阮公

庾冰字季堅 亦稱司空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桓沖字玄叔 亦稱車騎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亦稱揚州 亦稱中軍

陸玩字士瑤 亦稱太尉

郗曇字重熙 亦稱中郎

王脩字敬仁 亦稱荀子

王蘊字叔仁 亦稱阿興 亦稱光祿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亦稱車騎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亦稱阿螭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亦稱車騎

王蒼字敬文 亦稱小奴 亦稱衛軍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亦稱望蔡

桓謙字敬祖 亦稱中軍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亦稱東陽

袁山松 亦稱府君

桓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亦稱護軍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王凝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郗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亦稱安北 亦稱北中郎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亦稱王令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亦稱吳興

王珣字元琳 亦稱法護 亦稱東亭

王珣字季琰 亦稱僧彌 亦稱小令

王忱字佛大 亦稱王大 亦稱阿大 亦稱建武

桓玄字敬道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王廞字伯輿 亦稱長史

殷仲堪 亦稱荊州

王謐字雅遠 亦稱武岡 亦稱司徒

陶潛字淵明 亦稱靖節 亦稱徵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亦稱支公 亦稱支法師 亦稱

林道人 亦稱林法師

世說新語卷上之一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德行第一 凡四十七條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

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關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

宦官反為所害 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

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

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豫多雞一

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

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 吾之禮賢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今後... 孫子... 孫子... 孫子...

范書... 范書... 范書... 范書...

劉... 劉... 劉... 劉... 劉...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況... 況... 況... 況...

四... 四... 四... 四... 四...

李... 李... 李... 李... 李...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有何不可 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獨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別居

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

出孤鄙父為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

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

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

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

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

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

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

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麻大尉掾卒

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泰別傳曰辭恭祖問

之泰曰奉高之器譬

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 後漢

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

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者皆以為登龍門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穎陰人

也所拔韋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

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

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

天爵

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

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

陳穉叔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

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尙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

聞寔命太丘長風化宣流

乃

使元方將車 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

寔高名並著而弟謙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

羣世號三君

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尙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

百城皆圖畫

士說新吾卷七上

二

鍾

明

謝靈運集卷之五
謝靈運集卷之五
謝靈運集卷之五

謝靈運集卷之五

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鯁靖
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靈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
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太
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客有問陳季方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
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
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
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
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
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
父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
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
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值胡賊攻郡
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
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
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師
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間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
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原高唐人魏略曰靈
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亢方兄弟恣柔
愛之道而二門之義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見地有片金
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

上之上

三

魏志寧傳云明帝少位太尉華歆
位讓寧(一)蓋兩事

御覽三十三臘列此稱世說每御覽
非中年推有伏字其上有官字學
作數華非前名曰卷又引魏志寧
言王華事蓋以事出於高書陸也

漢以十祖成臘祝以未祖臘
三見通典(四十一)我魏之改初在明
帝時王華首倡似臘

全晉書文據取王御覽三三引作俗謂
臘之明日為初臘陸倕人未有初臘
者古之遺語也(五十三)於又不可以此
脫文之初覽卷十七歲初引書亦作初

據華略傳敘是獻帝在長安時
王朗方從陶謙於徐州不得回
也

御覽四百三十三卷中引以中林世
少山曰

御覽四百三十三卷中引以中林世
少山曰

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歎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邨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歎為司徒
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乎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東海郡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
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
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
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
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為祀
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
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
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
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
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

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為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鄭泰
眾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
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高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

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
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
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災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
飛入其幕母之誠至如此自奔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
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自奔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
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

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
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所之值祥私

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
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

趨

上之上

曰

御賜三十九... 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減否人物魏

國不空別駕之... 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減否人物魏

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

公贊曰戎字濬冲琅琊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

量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書曰劉

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

憂戎 晉陽秋曰世祖及

梁王趙王 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國之

和大人和梁本作和是也晉書曰

彤 彤字子徽

初三本此字

初三本此字

不列三本

晉書卷之...

晉書卷之...

九節御覽作州郡是也

中感... 扶風王... 虞預...

文選... 裸體... 晉諸公贊...

又四百... 又五百...

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

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

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

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二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

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相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其飴之公常攜兒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

君... 致...

而文信與事此相類

晉書曰文士傳初以四十七卷為下
引則作廿九卷也

晉書曰文士傳初以四十七卷為下
引則作廿九卷也

新史三王良嗣引初世說有如此
即今之三百六十二卷不守門戶此
今本世說字樣作類

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

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

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

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鑿元皇徵為領軍遷司

空太尉中興書曰鑿兄子邁字思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

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

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

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馬同

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

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

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馬世為吳著姓

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

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

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

被執几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

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

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字士言范陽道人

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

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

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

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

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

世說新語卷上之二

七

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

啟用為吳興郡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

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

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旅進

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

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

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

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

父母均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

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

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日向為

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

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妻

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存遺民今當步

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

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

晉書云其公家屬悉非

兄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

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

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

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

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

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

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

行末之字明字劍

逃奔新

晉書云其公家屬悉非
還甚過與方寸有德謂方寸是也
十其也
晉書曰作人恒為母曹氏恒在鏡箱
送中物
晉書曰作人恒為母曹氏恒在鏡箱
晉書曰作人恒為母曹氏恒在鏡箱

以兩人年故桓曰去桓保公十歲時
然見之子讀此而傳

僧法深上必有脫文不知所以... 夫梁釋慧皎高僧傳四云... 潛字法深... 僧人言必相... 曰即公教之身也... 僧果... 亦言人不在身... 且王敦宗... 亦為丞相也... 房僧傳云... 中... 元其力師... 南... 風... 中... 庚... 十... 推... 於... 有九

吾書作的願
吾書曰... 為... 後

此... 下... 世... 况

哀長安十七歲

鹽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胄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後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勸公賣馬庾

云賣之必有買者即當害其主盜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

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

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

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

遷豫州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刺史

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綉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

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

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

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

碧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竟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此... 作... 游

復... 年

治... 年

劉尹在郡臨終綿懽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
曰煥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
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
能移包氏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
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日子奚不訓導
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后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
溫廢海西公而立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

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

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晉書卷之四十四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

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宣潔行廉約韓豫

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

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減五

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

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鄒

殷仲堪既為荊州惟水儉食嘗王名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

其飲恨之死矣濟溫也溫病時與之照深然仲堪健長少子為王儉時尚存六謝者夫

大元七年仲堪為荊州

世說新語卷上

別字

世

世

六

晉書卷之四十四

餘姚書言獻之傳居北傳並作新安蓋進封

新安公主為母帝女世說

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世說

寧當作威安都帝也世說

其飲恨之死矣世說

禪宗

別字

劉尹在郡臨終綿懽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
曰煥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
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
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荅曰上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
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上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荅曰我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

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日子奚不訓導

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

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

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

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咸康七年二月撫軍將軍
永和九年也撫軍大將軍
謝安二子也撫軍將軍
作法林
皇皇不以此為異
皇皇不以此為異

晉書卷之四十四
宣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為痛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

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宣潔行廉約韓豫

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

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減五

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

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

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郝

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

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

宣潔行廉約
宣字子宣
宣字子宣

宣字子宣
宣字子宣

宣字子宣
宣字子宣

禪宗本

明別本

二卷中

別本

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

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

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

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

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

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

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佺

期勸殺覲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

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春秋傳曰

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

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

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

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

悼遠奔臨川為玄所得王綏在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

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

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

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

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

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

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

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荅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

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

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

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

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

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

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

晉書通鑑皆作顛

仲堪身能顛中在隆安九年

四三

晉書作伯通

陸西三年八月以伯通又王愉奔

四三

陸西三年二月桓玄京江陸西

四三

堪

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

葉氏刻本世說新語是括明人浦口周氏鈔本
卷首表狀序之亦有劉庶登一序檢惜其軒播因
本及四部禁刊景印之表本皆身之而王世貞本則
有於亦不置於表序之亦未如葉氏本而本也括其序
云^精刻其長注問疏其深義則劉氏本對於存標之注
必有增刪而今之與葉印之明本相回何也

王恭從會稽還見前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
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
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

王明本尚

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北平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
物

吳郡陳遺詳未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

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

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袁

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曷斬首送之

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

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漢安五年表松石於滬瀆

御覽三百九十九卷水口引此王孝子傳

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雋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

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

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

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北平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

刺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

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

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

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曷斬首送之

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

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漢安五年表山松死於滬瀆

御覽三百九十九卷水口引此出考子傳

四四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彤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

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

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

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

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

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

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願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

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虛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十一 九百八十五
邊文禮見袁奉高閔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

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

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

江太守為魏 奉高曰昔堯聘許由而無忤色皇甫謐曰由字武

武帝所殺 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

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饘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

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

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 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

言言三僕僕鄧州人魏侍中望之也

哀制謂服中亡不免哀制初不為表

言言三僕僕之伴作戲也

言言作五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極花書表則未嘗為大尉擢益明也

漢時文臣通稱守相為明府

別字本作揚

死由是為漢

注中世南字音作陳留大校陳留
後傳人也

御覽卷四引此書云晉書洪洪
三百五十五物智引此作世說

大孝以道安十三年死年五十六則十歲為
延壽六年 國經八卷 自以用戶
韓作左校抄卷之七 延壽六年 延壽六年
宗曆三年也其力日結於尉功在六年
以次夫志也移以用戶與陳漢書
四卷注引此說家傳云太尉李固以
漢是延壽六年太尉是楊素
考據引漢書去延壽六年之末也者
一在延壽六年也
陳題元書作陳煥說去崔瑗傳注引
續漢書六作煥

御覽三百五十五物智引此作世說

閔卒於太尉掾未嘗
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
邪 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徐曰不然譬如人

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

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

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

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

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踈踏 續漢書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
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

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

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

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

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

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

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

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

諺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基端坐不起左右
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
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
收竇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
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死猶差
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警入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

其皆連繫之八室中請因通核得
出是攝此而增飾之耳

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
變容奕恭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
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
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

憐皆曰寔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
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

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虞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何有高明之君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

足下但因漚為恭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

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

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邳乃諧伯奇

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

感之宣王問之曰此孝子之辭也董仲舒放孝子符起

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

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

荀爽一名諱漢南紀曰諱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

雙潛處篤志微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問穎川

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

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

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

春秋傳曰

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

讐不為諂立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
其子不為比
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而王
明左有

御覽三十一卷五十四頁此字云世說
孫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搥槌淵淵

不為悖德乎

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

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

勤不能相遠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

遂至浸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戲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

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

命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搥槌踟躕地來前躡駁脚足

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怗慨知必衡也既度

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脫

鞞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鞞畢

復擊鼓搥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孔融曰

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搥槌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

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

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魏武慚而

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救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

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

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

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

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

豈識時務此閒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

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涪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

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

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

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

駁范書贊注曰久士清作駁是也
此作駁誤館本作駁尤誤御覽引
作躡是誤脚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九年則弱冠是初平建武間司
馬德操嘗在潁川不在潁川矣
或疑自襄陽往江陵也

蜀志三十一卷五十四頁

雜記

世宗訪毓會年五十三也致毓侍
云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松建淡
笑有文風太祖相與相語高亮
固和山明帝親臨毓毓上疏云
云則不和初年出十四天合日為其
母得自云黃初六年生合日則十
之歲是景初元年不惟不為文
年終亦不為七年矣此說極甚
御覽引首山鍾毓三字或疑
之云年七河引亦作世說之字云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風仕至車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

老子訓歷大理

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

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

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

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

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

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

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

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御覽五百三十一第廿廿門以此作世說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本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

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

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

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葬子暢嗣起大第車

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

閱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

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

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

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

世宗常作承祖稱以川用書日

世說新語卷上之七

也尋

稽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
 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
 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
 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其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
 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
 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
 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鬚不
 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
 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
 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
 親遠游母亡不見吐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
 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
 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
 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
 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

矣別字

為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
 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
 五寸正北千里句尺七寸周髀之書也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
 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管
 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
 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費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葶何必在大但問識
 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
 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曰
 儉反師自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
 之薨謚景王

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
 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

士說新語卷上之三

御覽卷之四十一此作世世林
樂府作吃
魏志文傳作言及為世世行考之則此版又
字或引之誤也世世碑之是文為便
表載為士則

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
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

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馬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

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

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岷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

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

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

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

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

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

御覽見引里記曰音司棘持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肉潰裂每至
暑夏輒膏汗流溢有愛妾夜取以燧照矣灼發於金表奮大惡之志
盛而埋之廢以嘉之亂為胡賊所燒燬若燭光世謂曰世祖諱炎字
持重之死不亦水嘉之官已之亂亦胡賊所燒燬若燭光世謂曰世祖諱炎字

此多引自一語言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

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

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

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

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

向書令為荀顛所害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

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

遣靚入質於吳以靚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

為右將軍大司馬

別三本有作句

三本有王若字

固必宗本

世宗本

世宗本

別三本有之字

扇風

世說新語卷上之七

御覽卷之六十四此作世世法林
御覽卷之六十四此作世世法林
御覽卷之六十四此作世世法林

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
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
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馬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
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
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岷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
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
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
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
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
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

別三子作句

三書作王右軍字法

因必宗方
五子宗
為世世法林
引御覽卷之六十四

御覽見

御覽

御覽卷之六十四此作世世法林
御覽卷之六十四此作世世法林
御覽卷之六十四此作世世法林

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
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王者世數繫
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
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
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
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
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
尚書令為荀顛所害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
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
遣靚入質於吳以靚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
為右將軍大司馬

御覽卷之六十四

世宗中

世說新語卷上之七

三

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 赴洛

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

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 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郢其夜光也 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 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按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

伐紂遷頑民於洛邑 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

王都邇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教誨也 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

還樂令 廣 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

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 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

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 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晉陽秋曰

間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 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也說

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與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以九品條此蓋記鬼

錄次第身而陳犀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骨髓收入才不同階次豈極九

品而後得入今可令長守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鄉戶 御覽三百五十五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

所能名吾 各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

御覽四百二十四辯下

御覽三百五十五

又三百九十九

御覽三百五十五

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 赴洛

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

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 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之山 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 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按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

伐紂遷頑民於洛邑 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

王都邇 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教誨也 二人同有此辭 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

還樂令 廣也 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

父又平 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顧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

高整自 少知名歷侍中尚 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晉陽秋曰

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華博覽洽

間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 我與王安豐也說

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也說

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 孫子荆

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

資之孫南陽太守弘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

訪問弘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 各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

御覽四百二十四解下

御覽三百九十六

又三百九十六

御覽四百二十四

御覽四百二十四

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 赴洛

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

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 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之山 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 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按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

伐紂遷頑民於洛邑 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

王都邇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二人同有此辭 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

還樂令 廣 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

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 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

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 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晉陽秋曰

間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 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 戎說

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 孫子荆

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

資之孫南陽太守弘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

訪問弘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 各言其土地

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

御覽四百二十四卷下

御覽三百引此

三百九十六卷引此

四

三

魏書孫資傳注引晉陽秋云訪向籍邑人品狀此注云

御覽卷之六十一
漢御覽作漢 蘇籍御覽作蘇籍 蘇籍
御覽作蘇

山巖巍以嵯峨其水泮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 語林載蜀
人伊籍稱吳土地
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 清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

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
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

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 沙王入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

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

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 猜廣廣曰盜以一女而易五男又

猶疑之遂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 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

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
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 武子前置數斛羊

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萹羹但未下鹽

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

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 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

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

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 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獻字景文祖袖封琅邪王父恭 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

義遂即皇帝位諡法 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

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 乙徙耿為河所毀

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 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 遷九鼎於洛邑今之

兄

六

七

八

九

御覽卷之六十一
漢御覽作漢 蘇籍御覽作蘇籍 蘇籍
御覽作蘇

涉陵之方其肥月作世說

又五十九年... 肥月作世說

音... 而新亭臨江... 肥月作世說

小極字... 肥月作世說

王... 肥月作世說

優師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

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媒也汝南賁秦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

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

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

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

安中丹陽尹司馬周侯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

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

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

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

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

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

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

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

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

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

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

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

也必振衰族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

法宗

列子

阮宗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

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閼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謂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碑所害謂

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觀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

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

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慨

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

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

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

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

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權然言曰江左自有

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

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

分崩皇室弛絕管王君臣莫不獻欵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日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

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

南州解見... 本字... 據此...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五

永昌元年王敦叛時道子為司空不為司
徒至咸寧咸寧四年改曰德為丞相
道子為之去永昌曰元十六年夫此曰德也
相曰子德首作司空相之子而德也
宜楊州西府官傳耳

咸和四年柳暹為司空

高僧傳云暹善持呪術而口白如珠而江東
亦有此法暹詳出孔雀王使明得呪咒又

高僧傳云暹咸寧中為司空不為司徒
在石門園東行頭陀改曰德安於此成
帝懷其德乃樹和家所於此為呪止
心平善作也

為閒已舉兵討之故舍南 王丞相詣闕謝 中興書曰導從兄敦

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

到公車泥首謝罪 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

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

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

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 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別

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

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邁丞相王公

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干言

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典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

話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

黎密冢曰高坐在后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 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

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

嵇阮 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 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開北

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 曰此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

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 日瞻字景

世說新語卷上之七

壹

內史

雄字平

高坐別

傳曰和

永昌元年王敦叛時道守力守不為
徒至或謂咸康四年改曰後名相公
道守為之志亦曰元十六年夫此子相
相四子徒皆作空世相三子道守也
宜揚州西府官傳耳

咸和四年都監名曰空

高僧傳云空善持呪術而口嘗蝦而江東
未有此法空譯出孔雀王使明諸神呪又
後身也自是後高僧皆明呪術也

高僧傳云言咸康中王子今餘空在
石于園東行頭陀後今日三笑於此
帝懷其風為樹刺家可於久必收且
在三千七百餘年也

為閒已舉兵討之故舍南
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
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舉兵討劉隗導率子
弟二十餘人旦旦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
到公車泥首謝罪
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

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

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

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

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

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

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邁邁丞相王公

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干言

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

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

黎密冢曰高坐在石于岡常行頭陀卒於梅

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

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荅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

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荅精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開北曰此

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
日瞻字景
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
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
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
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

內史

音為主平
亦字作座

雄字平

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瞻氏世本日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

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

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

太子舍人累

遷廷尉卿 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瑗邪王文

學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馬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

師有難潛遁草澤間后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

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

鷗鳥

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塞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

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

鯁子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別見

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鯁之子也齟齬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唱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誥有異常

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 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

李尋者曰金樓子作揚州刺史承
和帝紀卷之七劉劭幼童傳注曰
此文劭幼童作劉劭見南史
劭此之字年五幼智下以此文作劭子
又曰劭之稱下曰
又曰劭之子作揚州刺史

金樓子其國鳥事乃在列子黃帝之廟
所運小童烟云極顯而悅豫與鐵註年
其言注云在周之海人有松心國鳥
而不下(深居)觀今年此子有伏也

高生於永嘉二年庚辰歲永昌元年
五年卒時年十五

咸和九年陶侃薨

世說新語

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來匡主盜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
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
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
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
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
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
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時賢以為德
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

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

門貧道如游蓬戶

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馬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

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或云卞令別見

御覽三百五幼習不乃作世說

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

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濟陽令庾亮為荊州以

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

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

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

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

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

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

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

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

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

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三

抱字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

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庵羅雙樹闍入般涅

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

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

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

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

庾翼成性皆不及孝武帝時以皮注文武字並義其成帝之誤晉書作皮

永和二年何元平

以冀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

吳人直截烏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曄以白羽扇獻

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問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舉合

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柏梁雲構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穉恭上扇

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

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

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

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

晉書作溫自以陸氏行推金成周任皆曰桓公建元九年自琅邪內又遷往州刺史永和二年

當有是字

南三十五... 御覽三百三十三... 御覽三百三十三...

簡文... 簡文... 簡文...

簡文... 簡文... 簡文...

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國龍元人漢五更桓榮後... 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 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 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 簡文曰所謂...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 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 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 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

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顧凱之為父傳曰... 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 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 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 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 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 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 行部至邛樊九折坂歎曰... 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 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 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 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 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 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 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七月熒... 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 馬帝懲海西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 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 事心甚憂之...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 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 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

文選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弟
一表注引孫盛晉陽秋曰初起假還
東向曰得一日錢志尊公家國之事
遂至於此(按)是此又出於孫盛而
考標不引言其多國者言其於初
頭敗後未必不復代事或曰廷議
即御覽卷七十九身下引之即

御覽卷七十九身下引之即
林水御覽作林水

文選任昉傳語注引身下字親令下
有爾字

道林身得似於洛陽下卷傷此以
川及道傳云不知年以於刻之而
城山身傳傳知云先採也批傳中
住方不元年同四月四日於三三
田突焉

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曰志士

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

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

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

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

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馬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筭而藏於廟

此靈曳尾於塗中靈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靈曳尾於塗中莊

子曰往矣吾亦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

日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

稽丙少朗拔為叔父廡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

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

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

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

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

不宗本

術宗本
行吟宗本

天之自高用在于四方而語劉公先注

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竝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閒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仕至尙書左丞

播天聽然肩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合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尙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葛盧來朝故當不味此語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國葛盧其君名也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

王謝治城之語音書載於安石執以時滅漢音書謝安傳作咸康中庾冰強攻之會

義之為庾亮長史入都共登治城云其自注曰安執以義之已物遞推上年惟是

時二人共在京師考庾冰為揚州傳不記其年據本紀當是咸康五年王導薨後其明年正月一日庾亮薨周况則王謝相遇必於是年矣然其年安石方二十歲

庾冰治城故事年事在軍長安石七歲方任劇府執掌不違下都游憩事或有之其後即王孫子任之少年而責以自效也

後軍時安石遊景道微時而其必在祖方領歷陽答有下都之少且年事既長不

能去去於官世故在軍首此言耳王謝傳云安石年長於王導

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

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謝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

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

又宗本此

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

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

入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六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死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
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

日邪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

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味此語

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

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

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謝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

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
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
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七

又示不其字

劉真長作楊

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

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

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

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

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

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

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

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

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談平遠父述貞

貴簡正坦之器度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

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

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人著作掌

國史遊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

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論青楚人物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

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

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

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

歆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

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

七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

世說新語卷之七

七

承宗

嚴可均曰之於

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是時

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

伯之少未有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蹇裳濡足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

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竝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

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閒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郝超聞此

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後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岫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

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

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

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

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謝曰故當淵注渟著

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騎玄答曰當由

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

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
至於賜子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立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小字徐廣晉紀曰蘇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

丹陽尹兼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

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

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

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仕不得志也

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

中丹陽尹秘書監竝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

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

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歎曰

石巖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非唯使人情間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

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愷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

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

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

麤有才具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

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

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勛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

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

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

康字弘度常作東朝之修身
李弘度常作東朝之修身
又四百八十五卷下引曰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
侍中往
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

非唯使人情間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

侍中往
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

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

麤有才具
謝因此得終坐

金華文卷五
十三月六日作

楊別至李

世說新語卷上之二

音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

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

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世遠高柔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

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

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

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

賞願長康時為客在坐曰日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

婢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

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

為兒時游汝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

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

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願長康從

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願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

上若雲興霞蔚上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說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

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作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

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

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

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之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宣康三年九月九日帝

拔後傳惟...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

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御覽三十九月九日清山有執事兼執
任作並執經王混作王混

袁為從桓溫平司馬牛在永和
年得志多武守康時于此其志
誤上注明列表密此注乃指為袁高
川中使不契勒劉注似此則小失也
三升者亦作三升名字相在川中是

御覽二十五初叶茶符世說
九二

高僧傳云道壹姓吳人也
音不和中出部止兒官守從不
高上白王市深所和重及帝册法死乃
還史止虎即山以音陸為甲午年七

高僧傳云作馳奔流言因緣不盡
是也

文選謝靈運盧陵王詩
注引顧愷之拜桓宣武墓詩曰
九五

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車
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

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

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

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

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瞻孫綽為

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疏

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

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

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日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

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鴟集于泔酪養性人無嫉心泔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

文章志

文章志

文章志

文章志

文章志

御覽三十九月九月... 有執事兼...

表為從桓溫... 在永和... 誤上注明... 袁氏家傳...

御覽二十五... 初... 茶... 符... 世... 說...

高僧傳... 云... 道... 宣... 德... 人... 也... 九... 高僧傳... 云... 道... 宣... 德... 人... 也... 九...

高僧傳... 云... 道... 宣... 德... 人... 也... 九...

文選... 謝... 康... 桓... 宣... 武... 墓... 作... 詩... 云... 山... 崩... 溟... 海... 竭... 魚... 鳥... 將... 何... 依... 宋... 明... 帝... 文... 章... 志...

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車

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

武子難苦問謝車胤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

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霧松栝楓柏擢榦疎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

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

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

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從都下還東山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倚蔚枝榦扶疏

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

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椒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

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

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

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為孝武所器每入言

日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堯贈侍中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

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鴟集于澗酪養性人無嫉心

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

遠念善善在抱境之長今亡

初一日

佛說二百六十二日以此法世後有則

高僧傳卷之五持律部

日愷之為桓溫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

參軍甚被親暱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

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日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靈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

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

眾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眾

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

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

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荅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

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

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頴荀勗脩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

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鑿穎發英聲少著荅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

成象豈足多讖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謝鏡適王恭子惜之

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

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

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

揚州仍住先舍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故俗稱東府

以二千石寧原三年大錫九元

承人收未降不及元天武王中郎

蓋別其人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阿甯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

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

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

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

之日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

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

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

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

承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

豪傑謂可遷都會稽土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

既而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

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

乎終至康寧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

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

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晉書道子傳作桓溫嘗作賦云何不

此語佳甚道子醉中以此為語也

文選船中州桓云九井作首注

水注曰淮南郡之十湖縣南所謂

桓執印州去道子傳曰今平水注

晉書道子傳曰桓溫五月以桓溫

為揚州牧錄道子八月溫之揚州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道子傳曰

今言曰桓玄篡位為勳為太子棄爵授云
以表其有版文

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未

日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

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

棄郡投馬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

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

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當由聖德淵重厚

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

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

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

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

慨然而賦于時秋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

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

異又荅者未知

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

中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

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潛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謝荅曰將不畏

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

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

亦甚矣子脩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

事者乎

文選注作對菊之御覽言一虎
賁中郎將月作對菊之皆誤也箇
之者謙之兄彭濟昌人見宋書劉康
祖傳

八

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代王伐約八分
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
國時以賜將帥自漢朝承襲用
四清為辦親蓋有軍號若賜其
也
晉書謝靈運傳云周元向以官位
以四年中嘗有曲蓋後元末方全
其持軍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有從賜曲蓋一
吳志孫峻傳江留贊解曲蓋印
符付弟于歸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終

思賢講舍校刊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九二十六条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
主簿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
罪莫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 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
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
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 陳紀已見 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

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

往者嘗為鄰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眾漢書袁氏

諸公未知誰為鄰令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

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

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

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

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文選釋廣典山巨源絕去書曰下若賜之不置善注曰賜也音義與曉同以了切胡氏銘煥說曰物說文孩奇也說注謂賜乃孩之俗眾注音義之引三倉賜曉同乃了切賜孩一字外氏星引以賜即單者拗字之說本星謂蘭州優孩孩以單注孩孩柔的也廣初胡胡弱也集韻拗乃了切是孩又作拗是孩為字字別作拗州書作拗逆誤乃為賜胡胡弱也集韻拗乃了切是孩又

潘尼則於不原中始年才方不潘尼則於不原中始年才方不

潘尼則於不原中始年才方不潘尼則於不原中始年才方不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土隱晉書曰初

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

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

言或云潘尼作之父滿平原太守竝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

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闓襄陵人父達魏豫州刺

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敵騎與羊祜共

晉書潘尼傳云潘尼字元康太原人也潘尼字元康太原人也潘尼字元康太原也

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疆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

往者嘗為鄰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眾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鄰令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强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

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竝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

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諸屯邸檢校諸願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

眾陸抗時為江凌郡督吳錄曰抗初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

五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

郡孝廉父曜冤旬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

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

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后鑒共

傳宿濤夜起踞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

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后生無事馬蹄

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

僕射太子少傅司徒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竝共言詠有署年七十九薨諡康侯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王隱晉

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

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

是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竝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

世說新語卷上

言主法者待云園道東山及注又
并皆有道字
方且三川亦與三年七月甲午尚書
潘尼則於太原中始平才力不
常得王報不及時時失
言者若即其在其時亦得抄於
月潘懷令之間或有存
潘尼則於太原中始平才力不
常得王報不及時時失
言者若即其在其時亦得抄於
月潘懷令之間或有存

咨太傅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緇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
太保晉受 冲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
禪進大傳 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
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父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秘書丞 山公啟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

晉書曰嵇康字叔夜

有文思又晚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 紹咨公出處
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秘書丞 紹咨公出處
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 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

消息而况人乎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啟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 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

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 小吏

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 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圃方

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圃芻蕘者往馬與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狝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池魚復

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

世說新語卷之七

考三國志注

考世說新語卷之七

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

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青穎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

遷至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馬父徵為琅

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

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帝泣曰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頭中人密期拔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

尊出事覺被害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述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眾會峻既克京

師拜丹陽尹元思北齊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若全思妣後以罪誅

則不得小為陶全讓於是欲竝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竝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日人竝加需接人人有說色唯南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使還到過

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懼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言賓一見多輸寫款誠

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難

陸大尉詣王丞相咨事進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

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陸曰公

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此蓋咸和中外玩亦在左僕射時

道守物極揚州刺史改玩自稱昆

王導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述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眾會峻既克京

師拜丹陽尹元思北齊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若全思妣後以罪誅

則不得小為陶全讓於是欲竝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竝斬二人

擢侍中下宿脫右衛二十三日書到

王導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述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眾會峻既克京

田字以向南園守之固若也

此蓋咸和中外玩亦在左僕射時道守物極揚州刺史改玩自稱昆

此是成帝初王尊庚虎... 時向低而謂只侯... 于考七... 夫

丞相嘗夏月至后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

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

選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

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

事謝安后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以詎是

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提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

思此憤憤孫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

嗚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

功役所致懼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

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門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

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

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

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十陰至於凡俗

當惜公陰豈可逃逸空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

翁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

何有亂更養望自謂宏遠邪中典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樽

清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

以致愚子博奕糾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忠臣

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作荊州時救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

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

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

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

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何驃騎作會稽

御覽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史記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晉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宋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齊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梁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陳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南齊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南梁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南齊書卷之九百引木屑事之世說

世說新語卷之六

五

投如字平

他字平

直字平

世說新語卷之十
王僧虔傳
王僧虔字僧虔，琅邪人。少為秘書郎，遷中書郎。嘗與王僧虔書，云：『卿所撰《世說新語》，其言簡而理深，其文雅而意遠。』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
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此
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仁
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
尚不同由此 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
見譏於當世

周禮少子鄭注曰贊注者今廷文書單也
有六人主作文書廷草御覽引魏武集
是為孝半不可以服箱而常取詳於
高適文福曰文書表於官曹注指官文云云

州真和百姓安之 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
式桓敬小字也桓氏譜曰敬
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
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
曰一日萬機那得速 尚書皋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
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平靜
致治 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
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
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
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
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
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 劉尹行日小欲
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
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
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
豪族并兼或容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
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

庭當作序續後志曰魏校尉所屬假佐二十五人
本注有內亭長又每郡所屬之內有亭長一人音
多似深制職官志州有主簿內亭長等郡有
主簿不主內亭長而別有內下及內下史知內下
此內亭長得通稱去表後漢以史制內何東
太守初和物內下有請一內而通帝侍侯覽遠
諸書續書本假置校尉有所屬內長不為通地樓
此內長內亭長之有文知郡屬之內下內亭長
聊也

不看此卿等何以
刑肅物 溫
屬內有亭長又音身仍漢制
聊官各州有 內亭長等郡有
主簿不主內亭長而別
假故者或在聊史散史以此

世說新語卷之十
王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秦別傳曰秦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見譏於當世

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

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皋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靜

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

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

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劉尹行日小欲

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

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

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

全稱子三子下桓元子在荆州賦威刑以共之文杖上捎雲根下拂地之云比度爲馬元蓋用此文也

晉書世傳云桓式在荊州賦威刑以共之文杖上捎雲根下拂地之云比度爲馬元蓋用此文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靜致治

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

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
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
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

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
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

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

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

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荅曰皋陶

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

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寇爲大司寇三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九百四系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

都會光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

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

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

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

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

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
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
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
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媪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
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

季長以章帝建初四年己卯生年
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生少季長
四十六歲季長卒時康成年四

吳傳大正下御監三百九十三卷以月
作注林

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且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

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

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

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

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

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

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

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

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其諸

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

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

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

明季合之為一系此系本指引是也
佛說五百為碑口以此作世說

涉院三百五十五面口作世說
初略八中却面口以此作世說
又三百九十四面口以此作世說

御覽四百七十四卷注以神世
易曰何者御覽作何者少件
徒也七世曰何者少件

御覽四百七十四卷注以神世
易曰何者御覽作何者少件
徒也七世曰何者少件

魏書鍾會傳注引何物名王則傳曰何
父業

列子仲尼為渠注引何物名王則傳曰何
父業

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
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

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

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問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

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
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
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凌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
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
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

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

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

然出拔
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徽問

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

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

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
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

尚玄遠

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

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

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
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釋頌之衆與叔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

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

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

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

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

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

才虛散騎常侍戴輿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敞之徒皆希慕簡曠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

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

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友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

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琊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

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鼈噉鐵杵皆無想無因

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日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

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

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既小差樂歎曰

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其一日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日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

漢書漢書見卷之三

魏書裴頠注云頠理具同博者非頠雖著亦有貴無二語八語是此之與文辭精富乃名海則此又亦有貴無二字

佛說三月九十七夢口以此作世說

可及藥不至馬公曰良醫也注盲鬲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數字子

嵩穎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

史長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凡曰

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恆謝一息不

留忽馬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

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

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

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

又送五尺注以此之為大暢玄風也

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則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願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

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

行有雋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後注最有清辭適旨

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

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

御覽二百九十九卷
御覽二百九十九卷
御覽二百九十九卷

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

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繹長

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

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

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

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

爾將受困寡人女塔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

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幼輿陳郡人父衡

言盡意論 八言卷一百九卷二

有雷因君子問于蓬萊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于通材

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才性莫不引此為法澄而先生

考不然何欤先生曰夫天不言之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之而鑿鑿存焉形不得名而

方圓已著豈不待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身施者也言之於理身為者也而

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心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

辨言不暢本則身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鑿鑿不顯鑿鑿顯而名品殊言相接而

情暢原其所以卒其而由物有自然之名理有自然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

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曰理而論之此猶聲耳若響言應形存對附不得

相與為二夫道其不一則言身不盡矣夫言以不一盡矣

言為業避亂江東為玠

上承夕不得豫玠體素

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

不能言言必

小聲無哀樂論略曰夫

力異俗歌笑不同使錯

不之情均也養生 嵇叔

之無常乎夜養

廼險而瘦齒居晉而黃

意歐陽堅石言盡意

論略曰夫理得於

三理而已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下都王丞相為

冥宗本
按今世之
此言乃向來
人過作其
其作其耳
亦五子性
入玄子

緯亦有作
字亦為之
字亦為之
字亦為之

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一遂相與為友

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

家無僭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

田時名士王裴子弟悉

始數交未快郭陳張

冉快鄧粲晉紀曰遐以

可謂諸人曰君輩勿為

丁處仲琅邪臨沂人少

州刺史避地江左歷

幼與晉陽秋曰謝鯤字

幼與陳郡人父衡

晉顧備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

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

羸恆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

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

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養生

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生論曰夫蟲箸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

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無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禮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

冥宗本
按今世之字
此言乃均亦
人道法作真
或作冥耳本
海至性者
入玄字

緯有作得見
字亦與裴字
五兄弟傳下

沈西難曰音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官...

孤衫初揮臂...

夢得贈曰...

二十味...

能改齋...

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

洪慈也曰...

迎字懷祖太原晉陽人...

六清言遂達三更丞相...

何言甚佳仁祖亦不寂...

地竝...

日漢明帝夜夢神人...

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取佛經四十二部在...

以相檢驗得仙者...

侯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不降得復豆者其人也...

于唯燒香禮拜上使依...

人時其經未行於中土...

仰至自哀成之世明矣...

女蓋明帝遣使廣求異...

十日趙人公孫龍云白...

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

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

世兒斤吾...

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

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筆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監川侯

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

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

寞我亦時復造心願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髮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

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

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后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

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

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

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

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

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

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

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

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

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

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

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

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荅曰南

人學問精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

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

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

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楚王曰聞大王

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輪九攻之而

墨子九卻之不

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身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

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

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

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

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

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

耶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荅清析辭氣俱

忠少平

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荅林公曰白旗
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

復煥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

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

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

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

國將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道遙義曰夫大鵬之

上九萬尺鷲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

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人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

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

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

復荅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

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世說新語卷之六

御覽三百九十五言法門作事也

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

向子期郭子玄道遙義曰夫大鵬之

御覽三百九十五言法門作事也

世

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荅林公曰白旃
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

復煥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

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

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

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

軍國將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道

上九萬尺鷲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待其所得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

冥而猶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

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人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

適於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

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

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

注所
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

復荅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

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御覽三百九十五言法門作事也

神聖穿卿鼻孫以作我當穿卿鼻
決彼彼作况
人御覽作况

振高僧傳通傳叙以此曰馬牙
在法抗

高僧傳云其劉系之等法性之道
遠為云各道性以名道遠道口不
夫榮依以殘害力性若道性力得
勢極六道三法於是退白道道法
不辱傳首白字不歎休

御覽三百九十五言法門作事也

世

高僧傳四色林傳云道法交脫
四禪諸經及即空游九編聖不
詳知禪道行旨等此道法交脫

高僧傳云王君之時在舍衛
國道法交脫任謂人曰此之
三言三後道法交脫任謂人曰
此之目美也則王君道法交脫
感力也王君道法交脫任謂人曰
此之目美也則王君道法交脫
才德已似清狂而嘉手亦存相
也

法華經疏疏據據據據據據
王修以并年之年年年年年年
生於成和九年甲午許詞或年
相若耶
王修小字諸書皆作若惟顧
氏家訓作拘且以此長卿大
子五年黃門博問必自有據
蓋以此張說以此後乃其
鄙信也文飾之耳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
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

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
曰默
而識之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
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
利問維摩詰云何者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
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馬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
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

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與支退後正
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

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
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

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
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

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人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

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
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
也辟支佛得道或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
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
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修小字也文字志曰修
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

左長史修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
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
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歎曰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
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馬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其
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

林

上

矣何至相苦耶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

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己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

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

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

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媛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

沙門傳曰道林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

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還有人道

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

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

遁遂辭丘壑王長史宿構精理竝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

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還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

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

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

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

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

高僧傳云遁晚出陰海推摩
任通為法師許掾為都講
在會稽王齋頭
支道林許掾諸人
高僧傳云九在職者咸謂
遁自題自說符兩三反復記
杜勳為長

晉北平三年有出安

王濛字季野
表序時令初濛死久矣高僧傳
曰濛字季野曰濛下有道林許掾
某王命之濛蓋王濛字季野
為長史

高僧傳云法用還刻在城隍
竹元華寺後劫白山頂驚身此
支道林字即色空支道林江以默
中明用難高平神經宣述林解
并詩於世

高僧傳云法威
支道林字即色空支道林江以默
云不甘作不忿誤當依明本之新亦
似作分不誤

高僧傳云法威
支道林字即色空支道林江以默
云不甘作不忿誤當依明本之新亦
似作分不誤

高僧傳云法威
支道林字即色空支道林江以默
云不甘作不忿誤當依明本之新亦
似作分不誤

具足便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成佛也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忿遂遁跡剡下遣

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

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

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

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

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

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

言者劉尹荅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散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

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

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

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

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色聞則無空明知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

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

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

穢汗時人以爲名通

情分明

來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

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

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日檀檀者施也二日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日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

日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日禪禪者定也六日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

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

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峭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

之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

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

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

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

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

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

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

稱善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

世說新語卷下

道林得此殷造共其前文許
前注以高逸以口傳其後以
此來也証之身傳其後其後

御臨見三百九十九太常博士以此事
云出郭子

漢書曰馬相如傳殷妣勃率師
古曰謂之於前傳之問也文選
虛賦作殷妣年注曰相如殷妣
字南南也史記索隱引沈欽
之曰殷妣勃率也待注勃率
妣妣之貌曰殷妣勃率為理窟
則勃率字南南也史記索隱引
勃率曰字

五七

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
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
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修小字與其語便使其

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

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

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

猶疑斯文為謬也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

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

不熟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

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夫

李善言曰長我慶乃臨山之名不傳
自注其書五車作駁傳者若曰名標
出字行故以此名卷首但致致考
標注不知其本名慶慶安以慶
為臨山自注再各本皆誤

五九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

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

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雁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命孤氏遊

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

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海遠

高悟冥贖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

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

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

高僧傳卷之十一
日法年分二

力腐

識

力腐

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嶠山崩山於銅爲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土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竝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

娶取邪王訥之女王字僧首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

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

女婿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

物莊子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

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劉賓人姓瞿曇氏僑朗有深鑒符堅至長

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

劉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始發講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

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

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

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啟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

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

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

五言詩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三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
出經敘曰僧伽提婆劉賓人姓瞿曇氏僑朗有深鑒符堅至長

僧彌王珣之子也晉書珣傳云取此事珣
年於元二年之隆安元年首尾年美
高僧傳作王僧珍之子是入以珍彌
二字中相亂故誤何也王珣傳
法岡自傳作法岡

五言詩

父色注引後四卷作定下在字作居日作是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
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
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
子登之使各為賦式直

晉書阮籍傳取世世不之素考阮家亦不云阮冲也此阮文於魏元四年而云高八受命也色注引阮籍
曰阮籍封太祖父晉公太原等十即為是也祖讓不受命公卿時皆詣府勸也阮籍為之詞又曰阮籍高安鄉公也太祖
嘗言帝也則李氏之志不亦阮元時以阮籍志考之是日阮籍之年五月以太原等十即封晉公時阮籍以讓不受也詳阮文云
阮籍出山東汝南人字季野也其母懷妊於左及到汝南高祖事阮籍於甘肅二年情事必得美阮元之年十月則已
大舉出蜀獻捷文至魏帝策文且云巴侯家登江源雲微而初進之數不及一寧得并力神華乎阮籍志見阮文乃
下確証惟西引十即字或傳寫之誤蓋阮籍身張南陽云阮籍志元四年冲時也為日後今故阮志高王嘉年三年即冲
若曰高安鄉公也當元年十月還司後之魏志元二年三月阮籍死四月諸葛誕力司空不就徵自是日大除人三年二月阮
平公八月以王昶力日空則三年五月時日空在位冲或兼之而其時太尉高柔已為老故司空中惟冲遣使求阮也若
元四年三月又明有兼日徒或該必別有以阮籍不具夫晉書云高八受命蓋欲盛誇阮文以勸其年八月遂就之文
色注云則冲不具其官我奉以集或阮明州之蓋其慎夫我送云晉王則又誤以為之也

嚴可均曰案別傳大宴晉書所棄其司即取者僅身思先造齋都賦成後欲賦三
都泰始八年妹為備田務家京師求為秘書郎歷成寧之太原初賦成
晉書所謂構思十年者也皇南澄卒於太原三年而為賦序是賦成必在太原
初此後但云云賦未定不得云賦成也且賦序行世歷三十餘年至死方休太
康三年張載為著作佐郎思訪岷蜀事遂刪鬼怪飛凡之語又交執事屢或言八
賦就心此不因別傳而云會得之若元康六年後為張華司空祭酒言或有之但不
得云辭云謂空澄舉為秘書郎澄誅歸鄉里又謂多仲治宿儒如若思思仰
近又謂劉開林例仙與註早後皆不為思賦為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為則別傳殊失
實夫史澄以太原三年為空死也孫志承時用事思之為秘書郎久矣非澄所舉也
永康元年澄誅太康二年張方迫京師兵大連前思避祀華家適其如數歲以庶終
余意度之皆是澄誅後去官久之遺札著死而云歸鄉里也皇南澄高名之作品也

令父叔侯舉孝廉謚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
曰昔子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亨家存教豈我居不十鄰何爾
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
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盜日武帝謚見
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竝不就終于家謚見
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思別傳曰思造

張公 張華 張曰此二京可
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 王隱
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瀟陵
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瀟陵
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瀟陵

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
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
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
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
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
以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
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

亦云明年

文選注引後四卷作定下在字作居日作是

侍服此世云游後不五表方

一記此世文札魏第元四

十月張南時日振振去新

時也日了後

傳景公六年六年作

不六便死矣

注云魏帝身步鄉也

音景公六年六年作

力日徒身日空

月王魏乃時日空耳

既文不不伐蜀六年而六未味

世至軍中極先者注王王運言

書証為討漢言証是也則在日

宿時世送注引中世法言

即一材則謀甘在三年一封言止

即也

此據方何

十言來言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

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

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

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

餘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

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后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

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无懼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

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

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

準有雋才泰始中位給事中

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

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

嚴可均曰案別傳失實晉書所棄其可取者僅耳思先造齊都賦成後欲賦三

都泰始八年抹參為備備因移家京師求為秘書郎歷成寧之太康初賦成

晉書所謂搆思十年者也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而為賦序是賦成必在太康

初此後但云云賦未定不得云賦未成也其賦序行世以歷三十餘年至死方休不

康三年張載為著作佐郎思訪謐為事遂制鬼彈飛丸之語又交勢屢或言以

賦就正此可因別傳而意會得之若元康六年後為張華司空祭酒思或有之但不

得云謐云謂思謐等為校書郎謐誦歸鄉思又謂謐仲治宿儒思若此思傷

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

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

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

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

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

以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

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

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

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

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

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

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

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

而問少有盜日武帝謐見

郎徵竝不就終于家謐見

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

日思造

思別傳

思別傳

思別傳

思別傳

思別傳

思別傳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

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

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

倩人郭植跪曰出言為論

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

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

封東阿植每

四十一薨

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

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

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

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

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

睿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

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

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

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

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

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

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

而云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

往往不同思為人无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

不重

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

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

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

王

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瀟陵

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

日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字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无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語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基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行无轍迹居无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糟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无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語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基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衢行无轍迹居无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糟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三

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及自戒也

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

三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

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信

太叔廣甚辯給而擊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

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

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

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鄂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

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

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

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

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徵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徵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三賦全之說亦中傳

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荅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

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竝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

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

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篤者

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

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儻

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

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日喬有文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

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

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

妙非益也是以古玄經曰玄經雖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

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

問見相王何如荅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

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

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

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眾哉且

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

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

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

謝太傅問主簿陸暹陸氏譜曰暹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

大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暹荅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

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荅云見敬仁所

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

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荅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

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三

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

問見相王何如荅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

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眾哉且

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

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

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謝太傅問主簿陸暹

大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

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

作論便足參微言

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

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

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

鍾嶸詩品以此為謝靈運詩蓋其詩
述與公耳

文選謝靈運詩傳注以此為補
有異曰不具出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
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

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

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馬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

詢綽竝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啟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義顯於

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謚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

朗月聞江渚聞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

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

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

會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

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御覽四百四十四卷以作世說之名
不具出

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啟作語林榮儻別名啟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

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廩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

州主簿文多不載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

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

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

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迺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

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

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

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絳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

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見謝公公

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

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

袁宏從溫征鮮卑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宗書宗宏傳劉勰在許州者月五卷上疏事網紀之伏向注之後向八和(五)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三

今言古法採二法後陶公曰皆
非宗初學亦有

御覽五百七十八卷曰并及之中皆作
世說注辨八注也

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

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

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

江諸名望時桓溫在荆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

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後遊青山飲酌既

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

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

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泣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

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

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

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

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

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

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

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

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邱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

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

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

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

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

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

御覽五百六十八卷曰并及之中皆作
世說注辨八注也

博常作博謂博亮也言言八
八方謝靈運語云日時人
博長以謝靈運為十五宗

切

晉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至侍中恭事 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

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誅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

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

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

噬豺狼翹陸嶺推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

邦國喪牧于以誅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 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

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 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聽

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

離心事淪溘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桓見牋馳喚

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 別為劉牢之主

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

中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

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

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

詣門謝見

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自稱不尉此是太尉記官本系

元興元年二月桓玄入師

晉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終

思賢講舍校刊

